



草原子愿

兰 必 让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写的是，解放初期，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草原地区进行肃匪清特的火热斗争生活，反映了当时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热情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九年冬，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深入草原侦察、清剿国民党残余匪帮。他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紧紧依靠贫苦牧民，组织武装群众，军民团结共同战斗，挖出了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歼灭了国民党残余霸山虎匪帮，保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为草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铺平了道路。

作者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在着重塑造我解放军连长高定国形象的同时，还较好地刻划了指导员陈敏、排长王忠、战士马尔卜笃和贫牧贡巴才旦的高大形象。故事比较曲折生动，有草原生活气息。

草 原 歼 匪

兰 必 让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书号：10096·122 定价：0.84元

目 录

第 一 章	进军草原.....	(1)
第 二 章	黄粱美梦.....	(21)
第 三 章	迎头痛击.....	(32)
第 四 章	在达克仓.....	(59)
第 五 章	针锋相对.....	(84)
第 六 章	春风化雨.....	(109)
第 七 章	巧布疑兵.....	(136)
第 八 章	困兽犹斗.....	(162)
第 九 章	心连着心.....	(182)
第 十 章	匪穴擒敌.....	(201)
第十一章	智闯险关.....	(232)
第十二章	临危不惧.....	(251)
第十三章	雪夜捕狼.....	(286)
第十四章	奇袭桥头.....	(310)
第十五章	各怀鬼胎.....	(331)
第十六章	白雪丹心.....	(346)
第十七章	匪巢覆灭.....	(389)
第十八章	勇追穷寇.....	(427)

第一章 进军草原

一九四九年，初冬。寒风呼啸，大雪飘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奉紧急命令，日夜兼程地开赴祖国西北部的天鹅湖草原。他们象转战在其他战场上的部队一样，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从一个硝烟弥漫的歼敌战场，转向另一个战火飞腾的阵地，为祖国的解放，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地挺进着；在南征北战的征途中，把火红的战旗插向一个又一个城镇，一个又一个乡村。现在，他们正在跨过重重山峦，越过条条江河，象一股强劲的疾风，向西挺进。

战士们已经有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眼里都布满了红丝。可是，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丝毫没有倦意。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在激越的战歌声中，这支钢铁的洪流以一天一百五十里的急行军速度向前迅猛地前进着。

沙沙沙，沙沙沙，战士们肩扛钢枪，甩开大步，迎着呼啸的北风和翻卷的鹅毛大雪，只是一个劲地前进！前进！党的召唤，人民的期望，消灭蒋马残余匪帮的战斗渴望，在每个战士的火热胸膛里激荡。

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某团一营一连。这是全师闻名的钢铁英雄连，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曾屡立战功，在进军草原歼匪的任务中，又担任了前卫。

这支部队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进入了广阔的草原，在

天鹅湖畔搭起帐篷，驻扎了下来。紧接着就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战前练兵。嘹亮的军号声动人心魄地在高空震荡，指挥员高亢的口令声和战士们冲杀的呼喊声，交织成一片，威武雄壮，给荒凉、萧瑟的草原带来了热气腾腾的战斗气氛。

在一片战斗的声浪中，穿过草滩上纷纭的行列，一个脸膛黝黑、透红的年轻指挥员，正跨着健步，走向一连的练兵场。他军容整齐，英气勃勃；两眼炯炯有神，两道剑眉微微挑起；两只胳膊随着迈开的步伐有力地甩动，显得十分威严。他走到连队前面，刚刚站定，值星排长一声口令，队伍顿时肃静下来。年轻的指挥员注视着战士们，心里十分激动。他刚从营部回来，教导员要求各连做好战前政治动员，抓紧战前练兵的讲话还在脑子里回旋。

“同志们！”他用洪钟般的嗓门对手持钢枪的战士们说：

“总部号召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他顿了顿，神色变得格外严峻起来，“我们连曾经走过了光荣的道路，不愧是一支钢铁连队。但是我们不能吃老本，不能躺在过去的荣誉上。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更加艰苦的难关要我们去攻克。蒋介石、马步芳匪军的残余还在草原上横行，草原上的贫苦牧民还在遭受这些匪徒的残害。我们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消灭一切国民党匪军的残余，为新中国立新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立新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

“坚决肃清国民党匪军残余！”

“将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战士们庄严、激昂的口号声，就象是一声声为革命赴汤蹈火的钢铁誓言。年轻的指挥员和大家一齐高呼口号，心情无比振奋。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就是一连连长高定国，全师闻名的拚刺英雄。他等全连高昂的口号声刚一落下来，大声命令：

“各排带开，继续操练！”

高定国来到一排，戴上护具，立刻和战士们一起投入拚刺练习。他端起一支步枪，提起洪亮的嗓门：

“同志们！我们的刺刀面前就是蒋马残余匪帮，杀——！”

“杀——！”

“杀！杀！杀！”

顿时，杀声震地，一排排雪亮的刺刀寒光闪闪，战士们一个个龙腾虎跃，好不威风。高定国看见战士们斗志旺盛，动作似疾风闪电，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乐滋滋的味道。他不时地来回走动，到各个排、班的行列里仔细观察着战士们的刺杀动作，纠正着出现在拚刺动作中的缺点，做着示范动作。

来到三排，他看到有一个战士突然超越整个队列，独自一个人顽强地向前拚杀，动作虽说熟练，但是显然有些机械。他微微隆起眉头，眼里闪过一丝很难察觉的严肃的神色。高定国赶上几步，让队伍停下来，对那个战士亲切地说：

“拚刺的要领是什么呀？”

“勇猛、顽强、机智、灵活！”那个战士声音洪亮地回

答，脸色微微泛起红晕。

“好。”高定国赞许地说，“不仅要记住，而且要在实践中去做。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总的观念，这就是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刺杀要猛、准、狠，而且要灵活机动。你只注意了进攻，而忽视了防守。要知道，敌人也是有胳膊有腿的，而且是很凶恶很狡猾的，他们绝不会眼巴巴地等着让我们去杀掉！所以，我们要有实战观念，把练兵场当成杀敌的阵地。”

三排长吴占标说：“连长，你给我们来个实战表演吧。”

战士们一下高兴地喊：“欢迎连长给我们示范。欢迎，欢迎！”

战士们乐呵呵地喊叫着，鼓起掌来。

高定国瞅了吴占标一眼，说，“三排长，你是将我的军啊！好，咱们一起练，也是向同志们作个汇报，要从严从难，多找点岔子才好。”

高定国把三排七班拚刺能手李刚叫出队列，说：“李刚同志，向你学习来了！”李刚腼腆地笑了，说：“向连长学习！”两人戴好护具，端起木枪，拉开虎彪彪的架式。在吴占标一声口令中，哗啦一下，在开阔的草地上对刺起来。一个猛打猛冲，粗中有细；一个稳扎稳打，攻防得当。二人龙争虎斗地对战了约摸一刻钟的功夫，汗珠滚滚，气喘吁吁。对刺的双方互不相让，越杀越猛。战士们看得眼花缭乱，心潮激荡。顿时，高定国在羊角岭战斗中一口气刺死六个国民党匪军的动人场面，又一次展现在战士们眼里——

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一座山城的战斗正打得异常激烈。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困守在山城的蒋、胡、马匪帮展

开了强大的攻势，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我军已形成四壁合围的包围圈，把匪军压缩到四面环山的孤城里。但是敌人凭借山势，占领制高点，还在垂死顽抗。为了一举击溃守城的匪军，一个黎明，我军发起了猛烈冲锋。高定国带领一个突击排，象一把尖刀直插马匪羊角岭主阵地。在急促的进军号中，高定国冒着纷飞的弹雨，头一个冲上敌人阵地。他那闪电般的身影在敌人堑壕上一跃，大喝一声：“杀——！”闪亮的刺刀已捅进一个匪兵的胸膛。这时，另一个匪兵惊惶失措，踉踉跄跄迎了上来，但是他还没有举起马刀，就被高定国猛地一刺刀挑倒在地。正在掩体里隐藏的一个匪军官乘高定国正在往回抽枪的空子，哇哇地吼叫着，向高定国背后砍来一刀，高定国一闪，马刀扑了空。这家伙再次抡起马刀向高定国手腕砍来，高定国又一闪身，刺刀飞快地往起一挑，只听“当啷”一声，匪军官的马刀飞出一丈多远。那家伙一下慌了神，就在这一瞬间，高定国猛地来了个突刺，刺刀嗤一声捅进了敌人的肚子。这时候，从两边同时扑上来两个匪徒，明晃晃的刺刀一齐向高定国两肋刺过来。高定国一纵身，来了个筋斗侧身，猛向左边的匪徒一声大喝“杀”！那匪徒一慌，紧向后退；高定国并没有追杀过去，而是乘着右面扑上来的匪徒不防，来了个大转身，挺枪直刺，趁这匪徒冷不防给报销了。刚刚被吓愣了的那个匪徒，这时却直端着枪，向高定国后心偷偷刺来一枪，高定国灵巧地一闪身，那家伙连人带枪从高定国前面直梗梗地晃过去，高定国的刺刀嗤一声，跟着穿透了他的后心。高定国一看，迎面不远有个土匪正恶狠狠地双手执刀向他扑来。这时，两边战友们正在拚杀敌人，不好施展身子，他当机立断，一跃一丈多高，枪刺从空中劈

斩下来，那匪徒抬起头、瞪大眼，还没有看清楚，高定国的刺刀已捅进了他的咽喉。这样一来，他的刺刀指向哪里，哪里就闪开一条路。国民党匪军最怕和我军白刃格斗。正在张牙舞爪的匪军，一看高定国一口气不歇干掉了他们几个伙伴，那寒光闪闪的刺刀左右上下飞动，刀刀见血，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手里的马刀索索抖动，纷纷向后倒退。高定国趁敌人惊惶失措之机，一声大喝：“缴枪不杀！”率领战士们一下冲进敌群，把敌人打得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只十来分钟时间，敌人的羊角岭主阵地就被我军拿下来了……。

现在，当战士们看着高定国和战士李刚的精采刺杀表演，对自己的连长更增添了无限敬爱的深情。连长说得好：“我们首先得有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这是最宝贵的。但是，我们还要带着敌情观念，苦练杀敌本领。人民的江山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必须用枪杆子来保卫，要懂得这个道理。”

高定国和拚刺能手李刚的对刺表演，把全连都吸引过来了。连指导员陈敏边看边给大家及时指出高定国刺杀的优点和他独特的要领。

拚刺表演结束，双方未分胜负。战士们发出一片啧啧的赞叹声。

高定国取下护具，抹了一把汗，拉住李刚，赞扬说：“小李呵，我再要不好好锻炼，可就要大大落后啦！”又对战士们说：“你们不要光夸赞我了，真正的英雄是你们，是群众，我看李刚同志就很攒劲，是不是呀？”

战士们哗一下笑起来了，笑得那么欢欣，心里不由得更加敬佩自己的连长。

有个战士兴奋地喊道：“连长，讲讲你在羊角岭杀敌的故

事吧。”

高定国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老提它就会陶醉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那就成了包袱，成了阻力。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他们在解放祖国的伟大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们，学习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为彻底消灭反动派，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指导员陈敏接上说：“同志们，连长说得对，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不断战斗、前进，完成革命先烈未尽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时，通信员张铁旦喘着气兴奋地跑来了。他悄悄挤进人群，等陈敏刚说完，就报告说：“连长，团长来电话，让你和指导员立即到团部开会。”

“好，马上去。”高定国让一排长王忠指挥连队继续操练，然后，跟陈敏一起带着张铁旦，骑着马向团部驻地奔驰而去。

初冬的草原，虽然不象夏天那样绿草成茵，繁花似锦，却另有一番奇特的景色。茫茫的牧草已枯黄了，一层白雪覆盖在广阔的草滩地上。西南部的花儿杆山已经戴上了雪帽，皑皑白雪在早霞的辉映下，放射出一抹玫瑰色的光彩。山下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雪山林带，青白相间，显得深邃，沉郁。雪山上时融时凝的雪水，涌泉，奔泻下来，汇成一股湍急的河流——牛奶河，穿过森林、山峡，蜿蜒曲折，奔腾着流过草原。河流经过草原的腹地，由于地势低洼，便在这里汇集成一个天然的湖泊。每逢春天，百花盛开的季节，成群的野雁飞来在湖畔垒巢孵卵。在久远的年代，牧民们便给这个湖泊取名叫“天鹅湖”。这片草原也就以天鹅湖而得名。方

圆几十里，都是牧民们丰饶肥美的冬季牧场。

连绵不断的草山接着草山，象汹涌的海浪般向远处推去，一直伸延到视野的尽头。天鹅湖的周围已经开始结冰，象是碎玉雕花嵌镶的一面透明的镜子，湖水碧绿清彻，浮荡在几里以外。高定国完全被这奇特的景色所吸引。他勒勒马缰绳，让马放慢了速度，等陈敏和张铁旦赶上来，他指着雪山和牧场对陈敏说：“这个地方真美，可是让蒋马匪帮这群豺狼给糟踏坏了！”他的微微眯起的眼睛射出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愤，看得出，心情很不平静。

陈敏被高定国的感情感染着，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把草原从国民党残匪手中夺回来，使它回到人民手中，我们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草原！”

“对，”高定国赞成地点着头，充满信心地说，“一个革命战士的职责，就是为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终生战斗。昨天我们还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战斗，今天又来到了祖国的大草原战斗，祖国处处是革命者的家呵！”

陈敏沉吟着，他的思绪也象江河的波涛一样在奔腾。“老高，我常想，摧毁旧世界是艰巨的，可是巩固革命的成果，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更艰巨，这个历史的重担我们要挑起来……”

“我们一定能够挑起来！”张铁旦象宣誓似地闪动着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向两个连首长大声说。

“说得好！”高定国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艰苦在哪里呢？我想，全国平定之后，帝国主义和国内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绝不会让我们去和和平平地搞建

设，他们要破坏捣乱。所以，我们要搞建设，就要不断斗争，要继续斗下去。我们人民战士，要时刻紧握手中枪，保卫胜利果实，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说到这里，高定国突然停住了，眼睛一亮，象是自语，又象是向陈敏、张铁旦表决心似地说：“这次到团部，我们一定要争取把最艰苦的任务拿到手！”

.....

三人正说着，随风送来了牧人的歌声：

豺狼在草原横行，
苦难压着牧民的心坎；
盼望解放大军快来，
消灭残匪建设新草原……

高定国听着，心头滚过一股热浪。那歌声象是发起冲锋的军号声，激励着一个久经战火考验的战士去冲杀。高定国感到一种难以压抑的对战斗的渴望，心头火辣辣的。他憋足了一口气，两腿猛一夹马肋，那马鬃毛耸起，四蹄翻滚，向团部疾驰而去。

团部设在天鹅湖畔的一个丁字形草滩上。顺着一条狭长的低洼地向前，是一脉隆起的山梁，山梁下整齐地排列着几行绿色帐篷，第二排中间的一个较大的帐篷，既是团指挥所，又是团长和政委的宿舍。这时，团长严铁峰和政委方震正坐在简易办公桌旁谈话，一见高定国和陈敏进来，忙热情地起身招呼。

方震问道：“战士们情绪怎么样啊？”

“情绪高得象火烧！”高定国说着，顺手从挎包里取出一卷纸，递给方震，说：“这是战士们写的决心书和请战书。大家都表示要以为人民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报答党和

毛主席。战士们每天都在问：‘为什么现在还不进剿？’”

严铁峰说：“今天叫你们两个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方震看着战士们写的决心书，脸上泛起一阵一阵兴奋的神采。显然，他的心情很激动。他顺手把一迭决心书递给严铁峰，又转过脸来关切地问道：“晚上睡觉冷不冷？”

“身上有些冷，可是心里热得很。”

“有病号吗？”

“怪，一执行战斗任务就没有病号了。”

“干部坚持每天晚上查铺吗？”

“没有空过一天。”

“好，好！”严铁峰抖着手里的决心书，不住口地称赞着。这时，通信员端来了两缸子开水，严铁峰上前接住递给了高定国和陈敏。“喝点热开水，暖和暖和。”

高定国接住茶缸，抿了一口水，看见帐篷上潮气水淋淋的，想到团长、政委他们的身体，问：“怎么不生火烤烤？”

严铁峰诙谐地说：“跟你们一样哇，心里热得很哟！哈哈……”

“这与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比，已经是好得多了。”方震说到这里，忽然调转话头对陈敏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使干部和战士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不单纯是执行军事清剿任务，而且要把党的路线、政策带到草原上，带到广大牧民中间去。我们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要准备做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只有取得广大贫苦牧民的支持，我们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顿了顿，语气坚定地说，“而广大贫苦牧民也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教导牢牢

记在心里，付诸于行动。”

“政委说得对。”严铁峰接上话茬，强调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意义，然后关切地问，“有什么思想苗头没有？”

高定国见两个团首长说得严肃、恳切，想了想，说：“个别干部感到藏民落后，群众工作怕不好搞，对部分战士有些影响。”

“不对。”方震又一次强调说，“不能忘记我们人民的军队不仅是个战斗队，还要成为工作队、宣传队，每到一地我们都要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草原上，贫苦藏民受的灾难更加深重，我们更应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把苦难的少数民族人民看成是我们的亲骨肉。部队每到一处，都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这样，才能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们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

高定国迅速地在笔记本上简要地记下了首长讲话的要点。

方震问：“是吴占标的思想又露了头吧？”陈敏带着几分惊讶的神情望着方震，团首长的判断真准确，一下就抓准了。他点点头“嗯”了一声。

“要抓紧工作。”方震说，“是个好同志，但就是光知道打仗，这可不行呀！”

这时，团参谋长白春文进来报告，全团连以上的干部全部到齐。方震、严铁峰同高定国、陈敏等一道走出帐篷，来到了会场。

会场设在另一个较大的帐篷里，只放了一个小桌，小桌四周，围了一圈小板凳，连以上的干部们密密匝匝坐满了，虽然拥挤一些，但气氛显得十分热烈。

会议开始后，严铁峰首先讲了讲全国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接着，对本团所担负的任务简要地做了介绍，然后着重分析了敌情的变化情况。

按照原来的计划，部队一进草原，要连续追击，一举歼灭盘踞在这里的股匪。不料，这股残匪闻听我军进了草原，如惊弓之鸟，分散隐蔽活动，有些正向四川和甘肃交界的原始森林区分散逃窜，这就给我们在短时间内一举消灭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另外，草原地区的政权刚刚建立或正在建立，党的路线和民族政策还没有得到广泛深入的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和民族上层头人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反动宣传没有得到应有的揭露；许多诬蔑我党我军的谣言，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尚未肃清；一部分群众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明白，对我军进军草原尚有疑虑，情况比较复杂。鉴于以上情况，上级指示，剿匪部队暂时原地驻防，进行整训练兵，特别是要依靠当地人民政府，广泛宣传我党的阶级路线和民族政策，揭露反动谣言，做好群众工作；侦察敌情、地形，随时待命行动。

据侦察获悉，窜进草原的这伙残匪，大部分成员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大西北战役中，被我打垮的胡宗南、马步芳匪军的反动官兵，又网罗了一批社会上的恶霸地主和其他反革命余孽，组成所谓“中华民国复兴军”反革命武装集团。这是一伙由美蒋特务分子所控制的地地道道的政治土匪，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盘踞在台湾孤岛上的独夫民贼蒋介石，也对这

伙残匪进行无线电遥控，密电往来，封官许愿，空投枪支，并指令他们：“三年准备，四年反攻，五年成功。”这更加助长了这伙残匪的反动气焰。匪首霸山虎就疯狂地叫嚷说：

“勿需三年，即可成功。”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严铁峰讲完后，参谋长白春文从图夹里取出一张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用图钉钉在一块小黑板上，指着地图介绍了匪情和我军的战斗部署。

“经过各方面的侦察，已经证实，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有国民党少将骑兵旅长马得华（绰号霸山虎）的一千二百余名骑匪，活动在金银滩一带，是土匪的主力，也是最顽固的反革命势力；匪副司令黄永祥所部残匪五百余人，活动在花儿杆山一带，是匪司令部的左翼；匪副司令陈大癞子所部四百余人，活动在豹子沟一带，是匪司令部的右翼；还有匪郑三麻子所部六百余人，正在向西南方向流窜，企图越过甘肃边境，向四川靠拢，和国民党匪军汇合；匪特辛世吾所属人马三百余人，已窜向金银滩与霸山虎汇合，成为匪霸山虎司令部的直属‘忠勇大队’，辛世吾成了匪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是敌人的基本力量。另外，还有一些不满百人的小股土匪，没有什么明确的归属，到处流窜，摇旗呐喊，哪里近就往哪里靠。这些残匪杂七杂八，总共约有三千人左右。他们表面上打的是霸山虎的旗号，实际上貌合神离。当前，他们之所以能统一在霸山虎的旗号下，主要是由于霸山虎实力最雄厚，而且有老牌特务辛世吾直控掌握的电台和蒋介石联系，对其他股匪有挟制作用。霸山虎已经看出了这一着棋，扬言如不服从他的调遣，不仅空投物资没有份，还要强行缴他们的械。因此，匪首之间嘴上称兄道弟，可是暗地里各怀

鬼胎，都想扩充实力吞并对方。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都是人民的死敌，在于反革命勾当方面他们的目标一致，凶恶得很，疯狂得很。”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方震突然插进来，他向在坐的干部们认真地环视了一眼，提醒说，“要看到敌人虚弱的本质和他们之间必然产生的狗咬狗的矛盾，这是很必要的。但是，眼下这伙人民的死敌仍然很猖獗，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少矛盾，但是出于反动阶级的本性，他们对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结成反革命同盟，要和我们作你死我活的拚杀。我们的决心就是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他们！这个，一点也含糊不得！好，你往下讲吧。”

白春文聚精会神地听完方震的话，点点头，接着说下去。他的声音洪亮、沉着，充满了钢铁般的决心。

“根据剿匪指挥部的指示，我警备一团和骑兵支队已奉命奔袭追剿郑三麻子匪帮，准备把这股匪徒歼灭在甘、川边境的盘松岭一带；警备二团正在迂回前进，对这一带草原形成包围圈，防止其他匪部向外逃窜。我们团的任务是：一营二连、三连清剿黄永祥匪部，首先切断黄永祥匪部和霸山虎的联系，相机消灭敌人；二营清剿陈大癞子匪部；三营分成若干小分队，执行穿插、分割任务，分片清剿流窜的小股匪徒。这样，我们在整个兵力部署上是绝对优势，对每支股匪形成敌弱我强的形势，先把分散、孤立之敌迅速消灭，然后集中兵力一举歼灭霸山虎这股最凶恶、最狡猾，实力最大的土匪。目前，我们对霸山虎匪帮是牵制、迷惑，引而不发，造成敌人错觉，拖住他的尾巴，决不让他突然逃跑。为了做到这一点，”白春文向高定国、陈敏瞥了一眼，加重语气